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一只棕黑色木箱，装满米也不过百十来斤，从我记事起就放在我妈的床头，被小心锁上，那是怕人偷了。那时候偷东西普遍，家里的鸡，菜园的菜，都偷，不是没有廉耻感，而是肚子饿得没办法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大部分时候，箱里的米很少，偶尔也满过，比如过年。每到这时候，我就喜欢端个小板凳，放在木箱前，然后站上去，将手插进米里，那种凉凉的感觉，总让我感到踏实。要是听到舀米刮箱底的声音，我的心里又慌乱了。这心态一直左右着我，直到成年，只要量米煮饭，我都多舀一点。但断炊的日子依然不少，我妈就端着米箩去借米，这种状况直到我上大学才改变。

金洲是棉产区，吃供应粮，大约能满足肚皮的三四成，所以要种些杂粮来补充。五月小麦登场，我们就吃面糊，七月玉米上市，就吃玉米糊，入冬山芋出来，就吃山芋，到开春若接不上，就只好“瓜菜代”。但即使如

春天的风很大，傍晚，一阵大风吹得人眼睛里牙齿上涩涩难忍，低头赶路的时候，却不知为何又从哪里传来一种微苦的植物似的味道。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楝树。不知为何，在这黄昏大风的异乡，在灰尘飞舞的春天，我想起与此时此地都没有关联的一种树。不，并不是没有关联，一定是那一种味道勾起了我对楝树的联想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这世间就有了楝树，春天里，别的树种植物都早已活泛起来，可是它们从不着急，非要等到足够的时间，沐浴过足够多的春雨，在某一个细风掠过的夜晚偷偷地伸出嫩芽，而那嫩芽的身旁，还有着去年未落的种子。

老院子里有三棵楝树，夏天的傍晚，奶奶搬了椅子，抬了软床，在楝树下，一边躺着，一边摇着蒲扇，妹妹给她挠挠背，她就出谜语我们猜：小猴小猴，关门露头。是什么呀？

“我知道我知道，”妹妹抢着说，“是扣子！”

“哦。小二真聪明。猜对了！”

“再说一个，再说一个！”妹妹兴奋得很。

“那就再说一个。”奶奶微微侧着

友人赠了两块手工香皂，一块刻荷莲，一块雕牡丹，皆润如羊脂，玲珑可喜。一时促狭，拍了照片发朋友圈说：“得两块羊脂玉。”微信好友有贺的，有赞的，有羡慕的，有逗的，还有八卦的。

手头事毕，便回复了朋友们留言，言明真相，以为一笑而已，不料却收到成诚妈的微信：“董老师，真是香皂吗？”我笑说是。

她说看到第一眼就怀疑不是玉，但又不敢确定，便把照片发给懂玉的行家看，那人看后说要么就是肥皂，要么就是被骗了，劝她不要说，怕说出来给我添堵。但是对她来说，明知如此而不说，自己又堵得慌，万一来得及退呢？她为此纠结了一天。

这件小事震动了我，令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来。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年三十，我回到父母所在的小村。下午一个人出去逛，迎着风雪走到了河堤上。河堤边系着一条小木船，船上无人，我便进了船舱，坐看雪落山河，一时发了诗兴，便给合肥的朋友老钱发了一首即兴的小诗，结尾是这样写的：“堤上的脚

粮食问题

此，还要粗细搭配，干稀混用，否则还是饿肚子。

那时候我最怕下雨。下雨了，大人都蒙头大睡，能省一顿饭，但小孩却不理这一套，老早就饿醒了。大弟3岁那年，一个雨天，他催妈妈起来烧饭，几次没喊动，就骂，挺尸呀！我是老大，懂事早一点，多数时候就拿只小板凳，坐在门边，看雨水从瓦檐落到地上，形成一个个好看的水泡，又逐次破灭。

若是年成不好，大人们就到山里买山芋渣来充饥。山芋渣是过完淀粉后的山芋残渣，山里人捏成一个个排球大小，放到屋顶上晒干喂猪。我们买来，将霉变的部分削去，再磨碎做圆子，混在稀饭里吃，难吃死了。每到这时候，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不饿。就背着书包去上学。直到现在，妈妈一谈到这里，就抹眼泪说，你们不知道

风中的楝树

头，“哎哟，这里，这里。快抓抓。”

妹妹就忙不迭地把奶奶的背抓来抓去。

“南边来了一群鹅，扑啦扑啦都下河，小二说，是什么？”

妹妹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这是饺子。其实呀，这样的谜语都猜过多少回了，怎么样也能记得住，只有妹妹，年纪小，三天两头就忘了。

“为什么是饺子呀？”妹妹说。

“你看，一个一个的饺子像不像小鹅呀？”奶奶用扇子拍拍妹妹的头。

这样的夜晚，风轻轻地，有时吹动楝树的叶子，沙沙地响。树下，墙根，胡同里，不知道什么虫子在叫。奶奶陪着我们，这样说那样说，就到了八九点钟。没有电视机，没有电风扇，就只好在院子里送一送夏日白天的暑气。

“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谜语了，青搭啦，黄搭啦，都不搭啦了它还搭啦，猜猜看是什么？”奶奶一边收拾软床，一边说。

这下可把我们俩难倒了。猜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

多虑

印迟疑着，跟随而来的风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”

很快就收到了老钱的电话。他问我我在哪里，我只能给他听水拍河堤、风过长河的声音。之后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冻得手如红姜，左手换右手地接听，又不好挂电话，只好冒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里走去。还没到家，手机就自动关机了。

冬季天黑得早，加上又是除夕，家家都早早关了门，把风雪挡在门外，热热闹闹地过年。我刚刚坐下，就听见门被急促地拍打着。父亲开了门，一脸疑惑地问来人找谁。这时我已经认出了老钱，忙走过去。老钱见了我，哈哈笑着，拥抱着我，又返身走到车前，打开后备箱，提出一堆礼品，说是恰好路过，提前给我拜年。无论我怎样留他，他也不肯留下吃饭，说父母妻儿都在家里等着，他得回去。

“到家给我打电话！”目送车子消

我当时心里有多痛！

就是山芋渣，也不见得好买。1973年冬，父亲在山里转了几天，总算买回了山芋渣，回家时天已擦黑，他就坐在煤油灯前抽黄烟。我妈问，不是生病了吧？父亲半天才闷闷地说，今天遇到一个十三点的妇女，问可卖山芋渣。她倒好，说要喂猪。真不如死了干净。

死在当时是稀松平常的事，妯娌之间吵架，一转身，就有谁服毒或投水了，婆媳闹不和，就有老人找根绳子把自己解决了。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，田间地头都议论，我妈原是默默听的，突然说，都地震好了，大家一起死，死得光光的。

直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，吃饭问题才慢慢解决。日子好过了，笑脸就多了，自杀的事情也鲜见。1980年代以后，每到过年，父亲都要“请”一张邓小平画像回来，规规矩矩地贴在中堂上，又恭恭敬敬地作揖。父亲是无神论者，但他把邓小平当神来拜。

最后妹妹一边摇晃着胳膊，一边撒娇，央求着奶奶要告诉我们答案。

“咱这院里就有。抬头看看。”

“星星！”妹妹一抬头就看见满天的星星，眨呀眨呀的。

“笨死了，怎么会是星星！”我咕哝了一句。

妹妹朝我翻白眼。

“哎哟，两个笨丫头，大枣子嘛！”

奶奶说，“好了，好了。睡觉去吧。”

可不就是大枣子！春风吹青了的时候，它挂在枝头，秋风吹黄了的时候，它还挂在枝头，等到冬天，树叶落光了，万物停止了生长，冬天将它覆上一层白白的雪，它还挂在枝头。直到第二年，青的大枣子再长出来，它才慢慢地落，一直落到什么时候，谁也不知道。

院子中的楝树已经老了，春天来的时候，青的叶子，紫色的花，和淡黄干枯的大枣子一并挂在枝头，可是奶奶已经不在在了。

夏天的傍晚，风渐渐起来了，楝树的枝丫摇晃，大枣偶尔掉下来一颗，奶奶不在在了，那听过多遍的谜语也再没有人讲给我们听了。

失在拐弯处，我心头蓦地一动：他不是路过，他看到那首诗后就进了车，一路打着电话，一路冒雪赶路。那几年，我一直不太顺，他误解了诗的最后几句，他多虑了。

这样的多虑有很多，每个人静下来想一想，都能找到自己的“多虑”和被“多虑”的事。母亲会为孩子的一个神色多虑，朋友会为朋友的异常多虑，妻子会为你指甲上的竖纹多虑，老师会为孩子的状态多虑，儿子会为父母的健康多虑。所以，我们都要好好的，因为有人挂念着。

“虑”字从心，被“虑”的人是幸福的，有所“虑”的人也是幸福的，因为你有牵挂，也被牵挂；有人在你的心上，你也在别人的心上。

“谢谢您，以后我会注意了，玩笑开不得。”我说。

“啊呀，没关系，是我多虑了。”他答道。

那年除夕夜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给老钱，直到他安全到家我才放下心来。老钱说：“打那么多电话干吗？到家我肯定会打给你的，你多虑了！”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